

中国游客

东南亚喜过暖冬

本报记者 田晓明文 本报记者 沈兴耕图

今冬极寒。可从北京到曼谷飞行不到5个小时，一步就能跨进夏天。

新年前夕，我们随中国人出境游的热潮，来到泰国、老挝、柬埔寨，开始了温暖快乐的东南亚之旅。

曼谷闲途：赞叹中国速度

“哎，泰语问好怎么说？”
“我知道越南语的问好。”

在北京飞往曼谷的飞机上，一群中关村的白领正嘻嘻哈哈地练习泰语。一打听，是公司奖励员工出国旅行的。紧挨着我身边坐的年轻人告诉我：“这几年，公司效益好，每年都组织我们出国。上一年去的是越南。这不，今儿又奔泰国啦。哈哈，现在我们公司有个潜规则：只要干得好，每年冬天都能出国晒太阳。”

的确，日益火爆的出境游，让富裕起来的中国人，只要花上一两个月的工资，就能在寒冷的冬季到东南亚享受温暖的阳光。

走出国门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，更让中国人自豪。在曼谷海关，验关员慢慢悠悠地翻着护照，左顾右盼地签字盖章，直令开始习惯追求效率的中国人发笑。几位退休的老人更是笑得哈哈的：“这不跟以前，咱们在商场购物时，常遇到的怠慢一样嘛。呵，还甭说，这么慢，在北京还真看不见了。”

汽车一上曼谷公路，那叫一个堵。汽车、卡车、摩托车、人流交汇并行，不到10公里，汽车要开1个多小时。一位北京游客感慨道：“都说北京堵，到了这儿，才知道，天下第一堵是曼谷。真受教育啊，赶明儿，回北京遇上堵车，想想曼谷就不着急了。”

对泰国感受最深的是沈先生，13年前，他就到过曼谷。在他印象中，那时，中国发展正在起步阶段，一到曼谷，只见高楼林立，灯火璀璨，是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。而现在再看，曼谷只不过像中原的省会城市。中国高速发展，城市面貌已日新月异。

悠哉万象：感慨昨日时光

从曼谷飞万象，仅用了1个小时。万象是个幽静而美丽的城市。呼吸着清新的空气，满眼的蓝天、白云、绿树，人整个悠闲起来。

走在万象街头，地阔路宽人稀。我不由地笑了起来，因为想起中国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段子：“一条大路走到头，一个警察一岗楼，一个公园一只猴。”发展中的老挝，可看的景点并不多，万象的凯旋门、玉佛寺、塔龙，用不了半天就转完了。

当地华侨告诉我们，去南额湖看看。于是，我们向万象郊区出发。一路上，只见用长柱支撑、离地面约1米高的木楼和竹楼，当地人称为“高脚屋”和“浮脚楼”。这种建筑，雨季时，雨水容易倾泻，通风纳凉。田野里散养着精瘦精瘦的耕牛，却很少见人。

转过山坡，我们来到南额湖畔，

一排“浮脚楼”是生意红火的酒店，酒店临湖的竹窗上吊着椰子壳做成的花盆，在山水的背景里，显得更加鲜活生动。这就是老挝，一切都是这么的自然。

更吸引我们的是那一碧如洗的湖水，远处的青山，在澄澈的阳光里，朦胧袅娜。来自浙江的江先生惊叫道：“这简直就像千岛湖，比千岛湖更美。”原来，这也是个水库，四面群山围成一圈，蓄水成湖。青山没入水中，便成了郁郁葱葱的岛屿。

我们迫不及待地租船向对岸划去，湖上人少船稀，难寻飞鸟，天地之间，万籁俱寂。难得清静，难得悠闲，只有清风阳光。

终于到了对岸，伴随着一家老挝人野餐时播放的音乐，江先生跳起了欢快的骑马舞。老挝人见此情景，马上将音乐换成了《江南style》。这就是老挝人，友善低调，脸上总带着温和幸福的微笑。“时间就是生命”这句话，在老挝变成了“享受生命就是时间”。

躁动金边：发展中的阵痛

我们一到金边，导游就提醒：“包要抱在怀里。背包在前面是自己的，背在身后是别人的。”傍晚，车声轰鸣，摩托在汽车和人流中飞快穿行，稍不留神，游客的背包，就会被飞驰而过的摩托车手拽走。那时，游客只能站在街边，望着摩托车流无奈地叹息。

除了躁动不安，金边洞里萨河畔的黄昏还是美丽的。

沿河向上走去，金色的晚霞将大皇宫的检阅台照得更加金碧辉煌，河上吹来爽人的凉风。走过皇官不远，便是欧美美食街，一排西洋风格的青砖小楼，与柬埔寨大气磅礴的民族建筑交相辉映。我们在一家餐吧用完晚餐，结账出门前，店里人双手合十，用汉语说：“谢谢，谢谢中国。”



柬埔寨独立纪念碑



▲柬埔寨国家博物馆
▶充满沧桑的吴哥窟



母子代表老挝典型的微笑：纯净而羞涩

眼向吧台墙上望去，在密密麻麻的英文、法文留言旁，有几篇中文留言格外亲切：“北京—金边。美景、美味。”

夜晚的金边就是这样躁动而令人难忘，看着街上繁忙的车流和红火热闹的夜市排档，我恍惚回到了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，那个喧哗而充满活力的早春。

吴哥的经历，让我们更充分地感受到柬埔寨发展中的阵痛。

吴哥遗迹无疑是柬埔寨王国曾经辉煌与悲情最直白的吐露。走在壮丽的遗迹中，我们深深感叹古代高棉国的伟大而沧桑，柬埔寨国歌中唱道：“庙宇在丛林中沉睡，铭记着这个伟大王国的璀璨。”

而就在这吴哥胜地，却让我们快乐的东南亚之行，第一次有了“挨宰”的经历。那天，从金边来的导游领我们去吃晚餐，翻开菜谱，图文并茂，菜价一目了然。点了5个菜1个汤，按菜谱上的标价，大约50美元。可结账时，老板张口就要80美元。仔细一看账单，每道菜都比菜谱上贵了许多。老板强调说“上的是大份。”这时，我们发现这里菜谱与金边不同，只标一种价格，没有大小之分，收钱时，大小全凭店家一张嘴。金边导游气得直呼：“上当了！”有趣的是，自此，每次吃饭时，点完菜，金边导游都会与店家一一确认菜价，算完总账，才放心吃饭。导游告诉我们：这是他一夜难眠，想出的防骗绝招。我们顿时为这位聪明可爱的金边导游而感动，更为吴哥还不规范的旅游市场而感慨。

从金边飞往曼谷的飞机上，在柬埔寨生活了8年的北京人舒先生听完我们在吴哥的遭遇，感慨道：“这就是发展中的阵痛。在柬埔寨，许多人只渴望快速发财，却不知不择手段，将来失去得会更多。”

美丽的吴哥就是这样沧桑得令人心碎！



老挝万象凯旋门



老挝僧人



老挝人幸福的野餐

我站在马鞍山市采石矶上的蛾眉亭里，凭栏远眺，一望无际的长江，滔滔东流。

于是，我不禁遥想，诗仙李白一千多年前也曾独立于此。那时的李白又会有怎样的怀想与遐思？他是在慨叹这里的风景？还是在回味个人的家国命运？又是什么样的机缘将他的晚年留给了这里？于是，便有了这美丽的传说，李白跳江捉月。由此，这里就成了诗仙李白人生的终点，成了李白的终老之地。

李白留恋于此，这里并不叫马鞍山。

马鞍山建于1956年10月。位于安徽省最东部，现辖当涂、和县、含山。横跨长江，接壤南京，毗邻长三角。是一座拥抱长江、山水相间、生态宜居的全国文明城市。

马鞍山历史悠久，文脉相续。境内和县猿人遗址距今约三四十万年，是我国最早的猿人遗址之一。凌家滩古文化遗址和烟墩山遗址距今5300多年，含山凌家滩古文化遗址将中国城市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，被国内考古界称为“中华远古文明的曙光”。

据史料记载：马鞍山是六朝畿辅、京都要地，历史上就有“金陵屏障、建康锁钥”之称。早在东晋南北朝时期，许多名公巨卿、贤达雅士就流连忘返马鞍山，留下了南朝末武帝刘裕所建的黄山塔、孝武帝刘骏的避暑离宫“凌歊台”、梁代昭明太子的读书台等六朝古迹和文化遗存。历代文人墨客钟情这里的山水，周兴嗣的《千字文》、李白的《望天门山》、刘禹锡的《陋室铭》、

诗城马鞍山

陈滢莹

王安石的《游褒禅山记》、李之仪的《卜算子》等传世佳作都诞生于马鞍山。

马鞍山风光秀丽，“九山环一湖，翠螺出大江”，这是一句简短而美丽的表白，更是许多人对诗城马鞍山的形象浓缩。

翠螺山是马鞍山境内9座名山之一，屹立长江之畔，与悠悠江水缠绵了无数个日日夜夜。山与水，一阳一阴，一刚一柔，演绎出刚柔并济的美感与气势。

这样的山，这样的水，这样的城，无怪乎“谪仙人”李白会流连于此，会纵情诗笔，泼墨挥毫，对月当歌，在这片土地上为生命画下一个诗情画意的句点。“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。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。”他的天才诗句，是何等的浪漫与灿烂……于李白而言，富庶的当涂，小巧的马鞍山是一个让生命最后时光熠熠生辉的地方，是一个圆他与“谢公、谢朓”相伴梦想的长眠之地。

诗仙李白与马鞍山，很难去定论究竟是诗人成就了马鞍山，还是诗城温暖了诗人。我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种缘分，他们在时间的凝眸下成就了彼此。

于我而言，小巧玲珑的马鞍山，是一个见证我从婴孩到少年再到青年成长的诗城，是一个承载了整整二十年回忆的家园，是一个让我在大学校园里心温温暖念的“诗意的栖居之地”，也是一个日新月异、成长壮大的钢铁之城、绿色诗城、文明之城……我的赤子之心无论行走在哪里，都依然眷恋着这座充满诗意的魅力之城。魅力就在于她是“居善地，心善渊，与善仁，言善信”的宜居之城。

城市在变，我亦在变；我在成长，魅力之城亦气象万千，但我笃信并埋藏于心底的是：对她的挚爱，我心依旧……

图拉苏冰川

宋伯航

图拉苏冰川位于“中国天马之乡”新疆昭苏县西南部的夏特大峡谷。因冰川运动激烈，常人难以涉足。2012年被国内游客评为中国十大经典旅游探险线路之一。

图拉苏冰川为峡谷冰川，由南部的粒雪盆与北部的山谷冰川联合而成。冰斗宽2400米，山谷冰川宽6000米，最厚冰层达20米，长年不化；冰斗冰面坡降33度，山谷冰川冰面坡降21度，冰斗以下随海拔降低，冰面表碛越来越厚，冰舌地段形成冰面湖、冰井、冰洞、冰下河等奇特的喀斯特现象。图拉苏冰川处处险隘，危机四伏，人在高海拔的冰川上前行，就像行走在炼狱之上。

据《昭苏县志》记载：冰川形成于数万年前地质运动，冰谷两侧的山峰脱落，在冰川上覆盖了一层石块，巨大的冰川宛若一条褐色的巨龙，从洁白如玉的雪山上倾泻而下。由于冰块的挤压运动，在裂缝交错的冰川上隆起了小山似的冰塔。冰川的融化，在不到3公里宽的冰川上冲出了很多条既宽又深的冰谷，谷底咆哮的冰河震耳欲聋，慑人魂魄。

南端冰口宽150米，有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之势。在冰口东侧山上有黑色的房屋，还有用卵石修建的古代兵营和好几处掩体，在冰口最前端的绝壁上有一碉堡，系当年军事要塞，史书记载的开凿“梯冰”处就在于此。因为冰口两侧的峭壁根本无法通行，冰川就成了人类唯一的通道。据推测，当年的要塞肯定是建在冰川之上，由于上千年来冰川的演化，掩体和碉堡都悬在了峭壁上，大自然的造化是何等的鬼斧神工。

有史学家考证，图拉苏冰川是唐代著名弓马道的必经关隘，从南路的安西都护府到伊犁的弓马道，此冰川口是一条捷径的路线。据说唐代高僧玄奘过天山到热海，曾经过此冰口。至清代，伊犁成为新疆军政中心，峡谷冰川重被启用，派专人植凿梯冰，维修道路，官兵换防，商旅往来，物资运输多经此地。